

爭鳴是最強音

(美國) 大方

「三十而立」，「爭鳴三十年」，屹立香爐峰，為民主世紀鼓而呼，在「烏雲壓城」的東方明珠，近十年更成為一顆夜明珠，脫穎而出，光環迸射。

《爭鳴》創刊於一九七七年，斯時南越已變天，正如所有共產體制一樣，厲行著文化鎖國，與世隔絕。我們在那幾年間，對於《爭鳴》此一新生事物，略有所聞，不得一見。

八十年代初期回到台北，那時還處於戒嚴時期，《爭鳴》之類政論雜誌被插上

親共標籤，而據知大陸主管文宣保守派，也將《爭鳴》列為具有「爭議性」的刊物。兩岸一黨獨大統治者，在「防民之口」這一點倒是老早就實現「統一」。直到一九八五年筆者前往香港出席世界華文報協年會，才有可乘之機，搜購香港雜誌，如《爭鳴》與《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等，他們的觀念立場，顯然支持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派。難得的是充滿活潑生動、清新可喜的氣息，使人們對傳媒與內地政局透明度給予厚望，樂觀其成。

一九八五年以後的台灣，改革開放的步伐，較對岸更為躍進，我們已能從一些管道經常接觸到《爭鳴》和《九十年代》，當時大陸方面保守派大舉反攻倒算，一片刀光劍影，胡耀邦也中箭落馬，政見分歧逐漸複雜而激化。到了六四以後，《爭鳴》更成為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和共產專政對著幹，做出了輝煌業績。香港「回歸」後，這時移居舊金山的我，每月開頭第一件大事，就是上華埠暢益書局去買《爭鳴》。

有那麼一天，我到都板街美麗宮酒樓門

前一位國軍老兵黃伯經營的書報攤購買書報，來了幾位「表叔」的大陸高幹，他們一下買了十幾本近期《爭鳴》，要求黃伯盡可能減價，理由是「我們看完了，就放在旅館，可不能帶回去」。也有人說：「我們在大陸，看不到真話嘛，尤其是溫輝的社論，說出了我們想說而說不出的心中話。」不管是海外的我們，或者是內地的他們，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黃伯更是感動到老淚縱橫：「好，我這些書買一送一，你們回去後記得介紹《爭鳴》呀！」

這些年《爭鳴》是我的好友，我也是《爭鳴》的好友，在一些場合喜晤張偉國兄等爭鳴人，深覺海外太缺乏也太需要《爭鳴》呵！

去年七月份，在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年度民主得獎人頒獎禮前和有關中國問題研討會上，我與兩位香港民主戰士溫輝先生、司徒華先生有一席之緣，溫先生因另有約會在研討會後不久先行離場。三十年嚮往、五分鐘幸遇，老前輩人如其名、名如其文，溫馨可親，談吐燦輝，集無惑之智者、無憂之仁者、無懼之勇者於一身。當彼此熱烈握手，我簡直手不忍釋，就如我每個月握讀《爭鳴》一樣。

欣為爭鳴人，且為爭鳴壽：

秦皇再生

像死去的太陽神

餘毒未泯

禁書囚儒逞苛政

普天之下 鴉雀無聲

率土之濱 雞犬不鳴

然則 有壓力就有反彈

願做五更雞 不平則鳴

不鳴則已 一鳴驚人

從香港而海外

自寶島而神州

霹靂一聲 雷霆萬鈞

三十年不變 奪秒爭分

戰天鬥地 如金鼓雷鳴

震塌阿房宮支離破碎

嚇窒孺子嬰孤掌難鳴

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聲音

民主是主旋律 爭鳴是最強音